

芙蓉花下的微笑

虞 燕

那一年，教室前面的芙蓉花开得特别好，碗口大的粉色花朵一鼓作气从宽大的叶子间冒出头，东一朵，西一朵，高一朵，低一朵，肆无忌惮地绽放。陈老师出现在芙蓉树下，她微弓着腰，一手握住三轮自行车的方向盘，一手按在扶手上，手忙脚乱地挪动。阳光从枝叶间漏进来，细细碎碎洒落在她身上，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停妥后，陈老师后退几步，又看了看，确定轮椅已最大程度地被树荫遮住，才转过身往教室走来。

那个小学四年级的我急忙把脸紧贴着教室玻璃窗的小脸转回来，佯装读课文。

陈老师是我们新来的班主任。娇小的陈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强大气势，用不了几个回合，班里的“刺头生”已被彻底收服。陈老师发火时，白皙的圆脸如滴进了红色水墨，且以最快的速度淌开，顷刻，整张脸就红得均匀，红得令人生畏。她把教棒挥得“呼呼”响，最后“砰”一声落在讲台上，眼睛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并配以威严的警告词。台下的我们绷紧神经，静气屏息，我甚至用强大的意志力把咳嗽都给生生压了下去。

同学们都怕她，说她凶巴巴，不和蔼不温柔，但我的眼睛录下了陈老师另外的样子——有好几次，我从窗子瞧见陈老师耐心地调整我那辆三轮自行车在芙蓉树下的位置，让它免受太阳直射，又严肃劝离那些个热衷于把轮椅当玩具的学生。

记忆里的那个午后，阳光如无数根金线热热闹闹地垂下来，亮闪闪的，让人不由得眯起眼睛。风暖烘烘的，吹得机耕路两旁的水稻弯着头打起了瞌睡。我的轮椅碾过一粒粒小石子，有的石子儿一下子蹦出老远，仿佛在表示抗议。在后面推着我的弟弟特意停下来，走过去把那颗抗议的石

子踢飞，大概是警告它：不服也得服。再经过一个陡坡，一小段铺了石板的路，就到了校门口。操场刚拔过杂草，轮椅在翻起的泥土上留下了辙印。

教室前的芙蓉花开得挤挤挨挨，有几朵拼命伸长花枝，从密集的掌状大叶子中探出脑袋。斜长出来的花朵一下子有了广阔的空间，得意地在风中晃荡起来。等我到达芙蓉树下时，穿蓝白细条纹衬衫的陈老师已站在那几朵花下，“要是学校有食堂就好了，你中午就不用回家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轮椅的方向盘帮我停靠妥当。我习惯性往背一摸，心里倏地一惊，书包呢？扭过身子把轮椅上下左右都看了看，不见书包踪影。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脸上涌：“书包呢书包呢？”弟弟挠着脑袋很肯定地说：“姐姐，你书包真没

带。”我哇地哭了出来，上学忘带书包，这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事情！

陈老师一把抱起我：“你这个傻哟，书包也不要了。”她故意作出嗔怪的表情，又忍不住眼角向下弯，嘴角微微往上翘。在我眼里，这个微笑比她头顶上那几朵开得自由而热烈的芙蓉花还要美上好多倍。我哭得更厉害了，愧疚中带了一点撒娇。陈老师抱着我本就吃力，又要安慰我，她白净的脸上像被芙蓉花染了色，鼻尖冒出了细汗。

陈老师把我抱进教室后，嘱咐同桌拿出课本和我拼着看，又弯下腰轻声说：“你弟弟很快就会把书包拿来，你放心。”随后，转身走上了讲台。陈老师开始讲课时，我还呆呆地回味着她衬衫上淡淡的肥皂香，真好闻。

陈老师只当了我們一年的班主

任就调走了，五年级新来的班主任很年轻，比陈老师高大丰满很多，却抱不动我，也不关注我的轮椅会不会被太阳暴晒。我依然坐靠窗位置，上课时经常会望着芙蓉树发呆，想着那个熟悉的瘦小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和心里都酸酸的。

时光像弟弟自制弹弓上的橡果，嗖一下飞出去老远。在之后的那么多年里，我见过无数的微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温暖的，动人的，可爱的，明媚的，腼腆的，爽朗的……可没有哪一个微笑能像陈老师在芙蓉花下的微笑那样，充满神奇的力量，每当我受挫受委屈或因自己做得不够好而自责时，那个微笑总能适时地浮现，它以最柔软的方式教会了我坦然面对既定的事实，并坚强越过过去。

现在的我偶尔会给陈老师打个电话发个信息，聊聊以前，说说现在。我反复跟陈老师提起当年的她，她的瘦小，她的短头发，她发火时的脸红，她经常穿的蓝白细条纹衬衫，她抱我时淡淡的肥皂香……陈老师笑得咯咯咯，夸我记性真是好，她说她老啦，人已经胖得不像话了，以前的衣服一件都穿不下喽……

我一直没有告诉她，许多许多年前，她在芙蓉花下的微笑有多美。



山魂

邱文雄 摄

□诗歌

该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相爱过

(外二首)

朱夏楠	好”
一进火锅店，怀里的花儿就开了	温暖的七月将是它凋谢的季节
我努力让自己走得很慢、很慢	心知走过的路，很快便是荒草丛生
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无法留住	该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相爱过？
蔓藤在树身上找寻着适合的位置	泡沫在酒杯里打着转
劝酒的人终于落座。“微醺就	

依旧浮游于时间的牢笼，不急不缓

而我只想让它回归于大地
失了根，只有匆匆的枯萎与凋谢

甚至没有一地荒草
可以用作墓志铭

黄昏

鸟啼散落在黄昏的江面上
没有一星余波
鱼，潜入淤泥
闭口不言白日殷勤的招揽
——明日不过是重复的生意
所有给予的欢喜，在转身处

零落

晚风才是良友
安抚悸动的蝉声
我试图扮演一个沉思者
可流水弯曲了我的倒影

空笺

安静的时候看花
也看青苔长成水墨
有人扶杖缓行
春天也有不合时宜的落叶

水流太快，长寿的是顽石
竹子还没开花
已经预定了下一世
牧童正横笛跨牛而过

海边的盐
不知何时已覆上了青草的味道

哦，原来日子是这样推移着日子

所谓的来日方长
不过是有人于无涯的时间之外

送来一封空笺

大 漠

七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怀念起大伯来。

大伯是父亲的大哥，比父亲大二十来岁。

三年前，大伯走了，94岁高龄，走得很安详。一个早春的午后，大伯坐在屋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坐着坐着身子就往下滑，待子女把他扶起来放到床上，半个时辰就没了气，舍弃他相依相伴的九旬老伴，享尽天年。

记得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除了五世同堂的子孙、亲戚，还有很多当地村民，大家放下手中活计，不约而同地从家里或田头赶来，送大伯最后一程。他们边走边说大伯生前的好，夸赞他善良无私的品行，称道他好人好福报。

那天，在林林总总的花圈中，有一只落款“村党支部敬挽”——大伯还是共产党员呢！这不，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都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有一股热乎乎的气血往上冲，原来血液中流淌的红色基因与父辈一脉相承。此时此刻，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脑海立马浮现出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半个世纪前，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农村青年，紧握拳头，在鲜红的党旗下面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今天，他做到了。一个种田养猪的农民，凭着对党的朴素情感，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在平凡的一生中，他正直仁义、忠厚善良，赢得了众人的口碑。在众多挽联中，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一生行好事，千古留芳名；高风传乡里，亮节昭后人。”这是村里人对他一生的评价。

大伯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入的党，小时候去他家玩时还见过他家墙上贴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打小我们只知道大伯面目和善，从不跟人红脸；埋头苦干，从没一句怨言。在村里，很多人亲切地叫他“大哥”。在家里，他是不折不扣的好丈夫，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弥留之际，老伴拉着他的手急切地说：“老头子啊，下辈子阿拉还做夫妻啊……”场面感人。

我因为读书、工作，早早离开

了家，所以对大伯的事知道的不多，间或回乡回老家，去看望父母同时去看望一下大伯两老，那时他们已到了耄耋之年。我努力搜索着儿时的记忆，想找出大伯思想或行为的闪光点，也只剩下零星碎片。

记得大伯当过很多年生产队猪舍的饲养员，老伴也在那里帮衬。当时上百头存栏猪是农业队的一大副业。为养这些活口，队里专门在河道上养殖水葫芦、辟出农田种草子作猪饲料。因猪舍离村小学校不远，所以我经常能看到大伯在河岸上弯着腰捞水葫芦，或挑了箩筐割草子的身影。印象中大伯的背总是

弯着的，在沿江一排低矮的猪舍里，他担水、劈柴、扫猪舍、拌饲料、喂猪……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很少有直起身子来休息一下的空闲。长年累月，他的背越来越弯。平时夫妻俩影相随早出晚归，如果有段时间看不到大伯，那一定是母猪下了崽，或者猪生了病。大伯索性睡在猪舍伺候着，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半夜五更起来照料、接生，有时候整夜整夜不睡觉守着，生怕出一点差错。有时候母猪下崽多了实在忙不过来，他就把老伴也拉来，一起住在猪舍，多个帮手。其实大伯家里孩子很多，但他顾不了，在他心里，大队的猪似乎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

那会儿，大伯家里也养了一头猪，但他从不借公济私，夫妻俩从猪舍到家里要穿过整个村庄，他俩总是空着手早出晚归，村里人没有一个信不过他的。家里的猪咋办呢？归他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养。堂兄从小就有着经营意识，他除了自己动手，还把父母给他的零用钱拿出来，让邻里一帮“小喽啰”去割野草，五分、一角作报酬，“小喽啰”脚头可勤快了。所以，长大后的堂兄也就成了雇工干活的老板。这是后话。

有一年路上碰到大伯，那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和老伴踏着一辆三轮车从镇上回家。他俩刚从银行里取回每月一百多元的农民养老金，开心极了，老伴一边数着钱，一边说：“人民政府好，你看阿拉农民也像城里工人一样，年纪大了也有‘劳保’可领，托共产党的福呢！盼念长命百岁，多享几年福。”末了，大伯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领了养老金，我得先把党费去缴了。”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伯，一位真实可亲的老党员。

蝉声嘹亮

清 宸

伏天酷暑里，似乎做什么事都会凭空滋生出一些懈怠感。好在翻翻台历，这叫人望而生畏的溽热之夏总算已过去大半，唯有鸣蝉的聒噪依然不辍地在窗外此起彼伏，好像是要把全部白昼时光占满。古代诗人好兴致，将那场景美其名曰“金蝉映高日”。

蝉的叫声并非“引吭高歌”所至。它靠腹部发音，通过共鸣作用达到高分贝的音量。就和早晨打鸣的雄鸡一样，趴在树干上整天“知了知了”的也都是雄性之蝉。雌蝉的腹部也有发音器，可它们似乎从来不用。人类心理也蛮诡异的：雄蝉叫个不停，我们听着心生烦躁，雌蝉“清静无为”，我们同样不待见它，还讽其为“哑巴蝉”。我自小没把“生物学”学好，对这一“嗓音高亮”昆虫的认识，仅仅停留于“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及“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文学表达上。其实，寄托了诗人幽思和意志的“蝉”与每天在现实中搅人清梦的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马牛不相及。

人的耳朵对于频繁响着的同一种声源会产生厌烦情绪。小孩子尤其没有耐性。幼时，我喜欢跟着邻里同伴，高举一根竹竿子去树木的茂密叶片间驱赶鸣蝉。当然，驱逐的结果大多徒劳无功，蝉的毅力可比我们强多了。换一个地界，换一棵树，它会叫得更起劲！娱乐甚少的年代里，我们就是在和自然生物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一年年成长。后来，家中大人为阻止我们对鸣蝉展开“全武行为”，给我们讲述起那虫子的生平……

蝉的幼虫生活在泥土中，时

一位老革命的两次追悼会

殷志平

2018年7月5日上午，天空飘洒着阵阵夏雨，余姚市殡仪馆庄严肃穆，蒋洪全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面对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遗体和缀满鲜花的灵柩，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令人热泪盈眶。在场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老革命蒋洪全的这次遗体告别仪式如果也可称作追悼会的话，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追悼会了。

故事得从头说起：1926年1月，蒋洪全出生于慈溪，1945年8月参加革命，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立过两次三等功。蒋洪全历任余姚县工交局局长、余姚县经委副主任、余姚市科委副主任等职，1986年12月离休。2010年初冬，我出于对这个老革命的敬慕，拜访了蒋洪全同志。在两个小时

的访谈中，我了解到，从1945年10月奉命北撤到山东开始，蒋洪全连续参加了10个战役，累计50多次战斗，无数个年轻的战友在他的身旁倒下。

在访问中，蒋洪全深情地回忆起战争年代党组织为他举行追悼会的传奇故事。

1947年7月，我军在滕县战役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打了四天四夜，我军伤亡很大，教导员左手负伤，营长胸口中弹光荣牺牲，蒋洪全同志负了重伤：右脚中了美式60炮弹弹片共15块。那时，大部队继续北上，负重伤不能走的只得留在当地。由于脚部中了这么多弹片，根本无法走路，蒋洪全与部队联系不上，只能咬紧牙关，在地上爬着前进，肚子饿了就向老百姓讨饭吃，吃的都是发毛的高粱饼，因为老百姓生活也很困难啊！他过了三天饭，由于受伤的右脚没有采取任何医疗措施，伤口破烂处竟爬出了蛆虫，生命垂危。就在这危急

关头，鲁南军区三分区指战员（地方后勤部队）从西海赶来救援，把华东野战军一纵七个伤员安置在山东苍山县一户乡亲家养伤，由一位妇女主任照顾他们。开始时仍然没有医治药物，只得用盐水或桑叶敷伤口，吃的是野草和草根，还常常遇到国民党军队或还乡团的“扫荡”。一有“扫荡”，伤员就藏在高粱地里，敌人用刺刀在他们藏身的高粱秆中乱戳，曾几次出现险情。后来来了医生，因蒋洪全的右脚伤口已经恶化，医生要把他右脚锯掉，但他坚持不肯。最后医生为他开刀取弹片，开刀前打了麻醉剂，蒋洪全七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这次手术取出5块弹片。新中国成立后，蒋洪全伤口疼痛复发，在浙江省立医院又开刀取出了3块弹片。以后他的伤口时常复发需要住院治疗，最后留在右脚的7块弹片，因为嵌入骨髓而无法取出，蒋洪全也因此成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

新中国成立后，蒋洪全同志在余姚同昔日战友重逢，战友见到他后更惊喜，说是滕县战役结束后，他所在部队以为他已经牺牲，于是召开了追悼会。这就是蒋洪全同志的第一次追悼会。

历经血雨腥风，多次虎口余生，可爱、可歌、可泣的开国英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在蒋洪全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含泪献上一首《哭蒋公》：

惊悉蒋公乘鹤去，苍天泪降满城雨。
龙山哽咽姚江泣，痛失精英悲我余。
宿迁弹雨斗死神，血洒滕县留余生。
开国英雄当无愧，领导经建是功臣。
浩劫蒙冤志不变，改革开放头马鸣。
鞠躬尽瘁报国心，冰清玉洁留英名。